

## 應用戲劇的開創性與實踐初探

文／王婉容

國立台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助理教授

一九八〇年代末期湧現的應用戲劇的劇場創作與研究的潮流，在一九九〇年代正式登場，其開創性的形式及創作風格一躍成為戲劇界的一支新興學派。全球各地的學者和創作者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歐洲、北美和澳洲、大洋洲等地，以互動的方式來實踐在地社會參與的理念，紛紛加入這一場應用戲劇的劇場運動，同時，也不斷賦予應用戲劇與時更新的定義和意涵。在這篇名為初步思考的文章中，我想從一個最普遍的應用戲劇的定義，來作為探索的起點，亦即以互動的方式達成社會參與及改革的主要目標之戲劇和劇場活動。主要聚焦在探討應用戲劇的開創性，與傳統定義下的戲劇與劇場的相同之處，和其所蘊含的創造潛力，還有我對它在台灣在地的實踐過程所作的一些初步觀察和反省。

### 應用戲劇的劇場開創性

在英國，應用戲劇從一九八〇年代的政治劇場、教育劇場和實驗劇場中得到創作理念和形式的養分，成為一種多元且小眾的另類文化運動，以抵抗主流消費社會既定的文化與價值觀。(Nicholson, 2005)在台灣，解嚴後的在地文化主體性的探索運動，以及去中心化及重視弱勢發聲的社會文化反省氛圍，也成為孕育應用戲劇的創作土壤。九〇年代，在文建會公民美學運動和社區總體營造的計畫推動下，台灣的社區劇場運動，也因有了經費的挹注而更得以紮根、開展。而民間不同的社群、團體、組織、企業或機構，也紛紛以各自不同的目標、想像和方式，從事應用戲劇的創造和展演的活動。例如：老人口述歷史回憶劇場( Reminiscence Theatre)，展能劇場(由身體和心智的挑戰者，以前慣稱為身心障礙者，參與創作和演出的劇場活動)、一人一故事劇場( Playback Theatre，應用於社區和特定團體、社群)、原住民劇場、勞工劇場、青少年劇場、更生人戲劇展演、癌症病友的戲劇聯演等等。

應用戲劇的劇場開創性和特殊性，在於擴大了傳統定義下的劇場專業人士所關心的議題，實際以戲劇和劇場為媒介，積極走向社會，來參與改革社會或個人的行動。在戲劇內容上，應用戲劇因此擁有了更豐富的創作題材。在創作團隊上，合作的伙伴是來自不同社群、團體和階級的非戲劇專業人士，打破藝術是由藝術家和文化精英所創造且專屬的美學價值標準，建立了新的公民美學觀念和實踐路徑。在創作方式上，應用戲劇採取對話性的創作方式，讓非戲劇專業人士和戲劇工作者，透過對話和討論的戲劇排練過程，共同協商、創造出新的戲劇作品，在創作過程中重視雙方的平等關係，著重經驗的分享和交換，戲劇工作者分享戲劇

的專業經驗，而社群人士分享他們的生命經驗，這樣的工作方式取代了傳統劇場導演的威權角色，使演出的排練製作過程更能發揮集體創作和落實民主表達的精神。因此，應用戲劇在美學上，融合了劇場精英的前衛實驗美學和社群人士生命經驗中所蘊含的常民生活美學。在創作素材上，著重反映社會大眾的每日生活（everyday life）省思，喚起對特殊小眾團體的生命感受的關注。在倫理學上，應用戲劇藉著戲劇創作和演出，讓參與者的生命經驗可以深度地對話、溝通、理解、交流。這種分享生命經驗的倫理美感的關係，提供現代社會在商品交換價值統攝下深具工具性的人際倫理關係，一種重新建構的可能性。

## 應用戲劇的創作素材來源與創作方式探討

由於應用戲劇的表演文本多來自於集體創作的過程，如何有效且具美感和批判意識地組織和剪輯社群人士和藝術家共同創作的表演素材，藉以建立起應用戲劇的特殊觀點和視野，就成了應用戲劇在創作時的核心問題。因此，英國學者海倫·尼可森(Helen Nicholson)、凱蒂·諾明頓(Katie Normington)及愛瑪·高文(Emma Govan)在二〇〇七年針對英國的應用戲劇的實踐裡，諸種不同的素材來源和不同的創作方式，探討整理成了「創造表演」(Making A Performance)這本專書。書中歸納出三種應用戲劇常用的集體創作方式：一、自傳性的表演。二、社區性的群體敘事。三、改編自虛構的故事。(Govan, Nicholson, Normington, 2007)在此，我再加上另一類別：改編自史料和歷史事件記錄的故事。目前，台灣的應用劇場的創作方式，不外乎這幾種。而這四種創作方式，涉及的一些共同的重要議題，包括：真實性和隱喻、集體性與個人性的反映與認同感的建立、創傷治療、解構「大敘述」和解放詮釋權。(Govan, Nicholson, Normington, 2007)

自傳性的表演，涉及真實與虛構的交織，透過劇場表演中隱喻的運用，應用戲劇中真實性的焦點，實指戲劇中能否反映出人性的真實而非是否呈現出真實的事件。社區性的群體敘事，常透過集體的社區歷史回溯及經驗探尋，藉此找出社區的集體認同感，或是由眾人的個人故事串組聯結而成社區的共同故事，穿梭於集體和個人的認同感之間，反映出認同感的不斷變動與不斷重構的動態本質。而改編自文學故事傳說之虛構故事的應用戲劇表演，則有反映地方集體共同意識，建立共鳴基礎的意涵。更重要的是，改編經典故事，重新加以當代詮釋，是解構啓蒙以降的「大敘述」的具體實踐。至於改編自民間史料和歷史事件各類記錄資料的應用戲劇，意圖明顯地拆解「大歷史」或「官方歷史」的敘述，釋放詮釋歷史的權力，賦權(empower)給一般大眾，讓歷史還原為片段、不連貫、多元且豐富的本來面貌。創傷治療則是針對集體或個人所經歷的人為或自然的創傷，運用應用戲劇的敘說、分享、交流與相互見證的方式，提供些許對傷痛的治療與撫慰的可能性。(Govan, Nicholson, Normington, 2007)其他關於應用戲劇的創作方法與當代文化理論相關的論述與討論複雜多樣，也是夾雜跨人文學科與跨藝術領域的

嶄新研究範疇，方興未艾，在此限於篇幅及題旨並不在此，不及備載。

## 應用戲劇美學發展的困境和可能性

由於應用戲劇明顯的社會改革與社會參與的創作目標，常讓觀者和批評者誤認為其展演美學是次要的，甚或懷疑業餘人士和少數劇場工作者共同的創作能力和成果。這兩種批評觀點背後，隱含著若干傳統主流戲劇美學標準的成見，包括：應用美學比純粹美學為次，以及藝術的優劣全仰賴於傑出的文化精英和有才華之藝術家的獨立創造的美學觀念。因著這樣的舊式美學標準與成見，應用戲劇的美學發展遭逢了內外的困境。在此且提供創作者和研究者突破困境的一些思考可能性，首先，必須破除應用相對於純粹戲劇的美學形式為次等的二分迷思；再者，從社會學的角度，重思藝術品味標準背後的既定權力結構，市場與評論機制的操控系統，不侷限於菁英和中產階級主導的美學標準，藉此以釋放出更多元的美學評斷標準，批判地解放出能不斷顛覆舊品味的藝術創造力的本質。

應用戲劇的劇場美學表現形式，在不斷尋求突破傳統戲劇的表現方式和既定的舞台劇場與觀眾關係，以及持續挑戰關於劇場目的及功能的既定意識形態，其最大的共同特色應是首重表演者與觀眾之間『互動性』的開發。如：奧古斯都·波瓦(Augusto Boal)的被壓迫者劇場中的諸多美學策略，轉化觀眾為參與者，使劇場演出成為現實社會中真實革命的預演，進而促進可能改變真實社會的改革行動或覺知能力的建立。這些策略影響了七〇、八〇年代英國教習劇場(Theatre in Education)的發展，進一步將之運用於探討許多社會重要議題的教習劇場相關展演中，這樣的運動接著傳播到世界各地，變化成為各種不同形式，讓觀眾共同以互動戲劇(interactive drama)的策略和方法，主動參與具爭議性社會議題的多向討論，具體實踐應用戲劇的社會參與及改革功能。其中，許多創新的形式在發展中更逐漸自成系統。如：一人一故事劇場，或是老人口述歷史回憶劇場，不僅各自發展出表演的形式和方法，也開始建構出它們獨特的表現詩學與美學，(詳見筆者的『老人劇場的記憶詩學與劇場美學—以歡喜扮戲團為例』一論文及由喬·薩拉思(Jo Salas)所著專書『即興真實人生：一人一故事劇場中的個人故事』，李志強、林世坤及林淑玲合譯的最新中譯本)類似這樣的美學追尋與實驗發展的歷程，正在全球應用戲劇創作領域中持續發酵進行著。

英國的教習劇場的戲劇策略和理念雖然看似沒落了，其實是擴散至不同的分眾社會小團體的場域中，在以應用戲劇為名的廣闊領域裡，持續蓬勃發展。例如：在中小學課堂上，結合教育戲劇(Drama in Education)的多樣習式(conventions)，來活化、深化各項教學的實踐，在全球各地各級中小學校的課堂、教室，持續發揮著以戲劇作教育的批判和學習功能。在歐洲和北美的傳統大學及研究所的戲劇學院則加設了應用戲劇的創作與研究的學位授與，並在課程中，將戲劇教育和應

用戲劇的方法和理念延伸到不同的社區、社群、團體、組織去運用和實踐，連接學校、社會與家庭使其成為整合的學習場域，英國高等教育的教育劇場並嘗試融合英國當代前衛劇場的創新手法和觀念，如臨場藝術（Live Art）和特定場域表演（Site-Specific Performance），來開拓應用戲劇的美學表現形式，企圖突破應用戲劇創作的既定想像與發展模式，此一美學新方向的發展令人期待。在台灣北部，台灣藝術大學有戲劇與劇場應用學系及研究所，在南部有所服務的台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及研究所，都正積極投入應用戲劇專業創作人才的培養，推動相關應用戲劇的課程教學與應用戲劇的製作展演，而民間的應用戲劇發展中心和其他許多各類型的由社區或特別的社群人士所組合的劇團，也積極投入應用戲劇的創作和展演活動，應用戲劇在台灣的發展，正逐步向下紮根，並在社會各角落持續擴散茁壯中。

台灣目前的社區劇場所發展及表現出的常民生活美學，具有通俗劇場的草根性，和大眾共同生活經驗分享交流的共鳴感，作品常讓人眼睛為之一亮，但如要長期發展下去，深化社區劇場美學的建構和發展，對其內部的團員和社區內外的觀眾都是跨越社區表達發聲的第一步之後，必要的下一步，才能更有效地達成其美學創造的自我實現和社區議題探討反省的雙重目的。

台灣應用戲劇的美學發展可能性面向廣闊，若能超越精英文化的意識形態，植根於常民的生活美學，再轉化混融一般參與民眾在日常生活和身體語言中所保有的傳統符號與現代生活交織的印記，堅持開發路徑多元的實驗軌道，假以時日，定將會有一番更讓人驚艷的展現。

### **應用戲劇的創作展演對當代文化的批判省思**

目前應用戲劇的創作與展演的觀念和工作方式多仍源自於西方，因此，在非西方世界的創作實踐過程中，就不得不特別小心地轉化這些觀念和作法，（除了波瓦以外，但波瓦的理念中也有許多來自融合與批判西方的既有觀點），以免落入文化又被再殖民的模式中。因此台灣在運用這些西方的理論和創作方法時，必須依本地的政經歷史及社會文化背景加以適當地轉化運用。例如：波瓦在巴西操作「被壓迫者劇場」的激進革命預演理念，似乎就不太適合台灣的社會脈絡發展；至於波瓦談到『第一世界』的人們「腦中的警察」（cop in the head，意指人們被社會制約的慣性反應，猶如在腦中所執行檢查的警察一般左右人們的反應和行動模式），倒能讓曾有被威權統治經驗的台灣人產生若干共鳴，但畢竟台灣社會的歷史發展仍與拉美世界及西方世界多所不同，須作細緻的批判思考、周密的實驗來嘗試轉化波瓦的劇場策略。不獨波瓦，其他的各種創作方式和批判理論也需要適當地調整，以運用於當代的台灣，這條轉化的道路，必須謹慎持續地邊檢視，邊學習，邊實踐。

最後，針對在全球化及晚期資本主義化的商品消費社會文化脈絡中，應用戲劇的創作展演提供了一種突破商業交換價值網絡體系的文化生產與再造方式的可能性，以戲劇藝術的創作和展演為媒介，重新搭建起不同人群、社群中相互理解、溝通的橋樑。海倫·尼可森在其『應用戲劇：劇場的禮物』(Applied Drama-the gift of theatre)一書中的沈思，很值得我們再三尋思：應用戲劇以互動的、主動的活動和參與，來抵拒商品社會中的被動性和不具批判性的消費循環（2005）。在筆者個人的應用戲劇教學、創作與研究的實踐現場，也發現到：應用戲劇的創作與展演的過程中，可能獲致人與人之間，互為主體、平等分享交流的美好倫理關係的美感實現，以及在藝術創作中，得以發揮人的自主性與創意這些自我價值的終極實現，這樣的創作、實踐與反省的戲劇應用工作，期待有更多人在未來，一起投入。

參考書目：

Govan, Emma, Nicholson, Helen and Normington, Katie. (2007). *Making a Performance: Devising Histories and Contemporary Practic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Nicholson, Helen. (2005). *Applied Drama: the gift of theat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Philip. (2003). *Applied Theatre: Creating Transformative Encounters in the Community*. Portsmouth, NH: Heinemann.